

徐訏小说

Xu Xu Xiaoshuo

徐 訏，
上海沦陷时期最多产的作家之一。
半个世纪前，
他曾以言情“鬼才”而震撼都市文坛。
如今在海外，
他和张爱玲享有同样的盛誉。

●安徽文艺出版社

吉卜赛的

诱惑

JI BU SAI DE YOU HUO



224757

171:6

徐

金宏达 于青 编

吉卜赛的诱惑

○安徽文艺出版社

说

好

吉卜赛的诱惑——徐汧作品系列

金宏达 于青 编

责任编辑:沈小兰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巢湖地区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1.375

插页:2

字数:275000

版次: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386-6/I·1283

定价:13.6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言

· 金宏达 ·

抗日战争后期，中国曾经出过几个一度风头甚健，以后在国内创作界沉寂无闻的作家，钱钟书是一个，张爱玲是一个，无名氏是一个，徐讦也是一个。

徐讦成名要比那几位早。一九三七年，他旅居巴黎时写的中篇小说《鬼恋》，发表于《宇宙风》半月刊元月及二月号，即已引人注目。后来治文学史者认为，无名氏一炮走红的《北极风情画》、《塔里的女人》都与徐讦的《鬼恋》一脉相承。而张爱玲、无名氏崭露头角之际，徐讦不仅仅又以《荒谬的英法海峡》、《吉布赛的诱惑》等蜚声文坛，更以畅销的长篇言情间谍战小说《风萧萧》在读者中卷起一股旋风，使人惊呼文学界的一九四三年为“徐讦年”。

徐讦，一九五〇年迁居香港后，创作仍然活跃，如他自己所言，“长长一辈子，除了写文出书外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做”。^① 一九六七年，台湾正中书局为徐讦出了一套全集，厚厚共一十八册。

对于这样一位作家，我们是不应忽视的。

徐讦，本名伯讦，亦署徐于，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，祖籍浙江慈溪。十三岁时，到北京就读成达中学。其青少年时代大抵是在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度过的。一九二七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，毕业后又修读两年心理学。其创作活动在这个时期即已开始。他早期所写的小说，如《属于夜》、《滔滔》、《郭庆记》等，都较明

① 《徐讦全集·后记》，台湾正中书局，一九六七年七月。

显地流露对下层群众命运的同情，这一点似与他当时所受进步思潮推动有关，而后来也未因其思想信仰的改变而改变，毕竟根底还是一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弱者的认同感。

徐讦一九三三年从北京大学结业后赴上海，曾加盟林语堂主编的《论语》、《人世间》等刊物。

一九三六年赴法国留学，八月，航行在波涛浩瀚的地中海上，徐讦写了《阿剌伯海的女神》。在这篇小说中，想象张开了瑰丽的翅膀，借助梦幻，演出了“我”与阿剌伯海女神一段迷离惆怅的奇情、奇恋。而奇情、奇恋此后一直是徐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，且乃徐讦作为浪漫派作家浓墨重彩的标志。徐讦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说道：“平常的谎语要说得像真，越像真越有人爱信，艺术的谎语要说得越假越好，越虚空才越有人爱信，”并且宣称“我愿意追求一切艺术上的空想，因为它的美是真实的”，强烈透露出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，对于他以后一系列的作品来说，这篇小说显然也具一里程碑的意义。

接踵而至的便是名噪一时的中篇小说《鬼恋》。徐讦素有“文坛鬼才”之称，即与这篇小说的名称有关。在这篇作品中，他蓄意再一次编造能令“聪明人接受”的“艺术的谎语”，把一段奇情、奇恋写得扑朔迷离、真假难辨。其构想之独特，情思之凄艳，令读者倾倒，多年后还被搬上银幕。

《鬼恋》是徐讦写于法国的作品。他在巴黎大学不到一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即返国。短时间的域外生活，在其创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迹。回到上海后，他又陆续推出《荒谬的英法海峡》、《吉布赛的诱惑》、《精神病患者的悲歌》等作品。这些作品大率以异国异地为背景编织故事，让“轻灵而狂热的想象”飞腾其间。

徐讦写作这些作品时，正值抗战时期，作品选材立意可谓“与抗战无关”。从文学而言，他还是沉浸在写作《阿剌伯海的女神》以来一种追求艺术美的微醺情绪之中，钟爱他所发现的这一方驰骋

想象与情思的天地，他心里已经认定，文学乃是一种心灵的产物，不应也不必太受现实的拘执和观念的逼拶，对于经受战争劫难的人民，给予片刻的愉悦与抚慰，又兼获得精神的净化与驱进，文学能达致如此效用也就不错了。

仿佛特别显示自己另有一副笔墨与心肠，徐许在四十年代还写作了《一家》和《有后》这样冷静写实的作品。此类题材的创作与前述异域浪漫情思的篇什，正如徐许自己所言，袒示了他“灵魂的两方面”。后期此类题材创作益显重要，则表明其作风向更沉实的方面转换。

徐许前期创作中必定大书一笔的就是那部名声赫赫的长篇小说《风萧萧》。他于一九四二年离上海到重庆。一边教书，一边写作。一九四三年起，《风萧萧》连载于《扫荡报》。一时倾倒许多读者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书名即取自这慷慨悲壮的千古名句，用以形容书中所写的一群地下工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。如此重大的题材，却走的是“畅销书”路线：故事在“一切都有政治色彩的国际上海展开”，美女俊男多角恋爱，疑云密布の間谍生涯，柔情与铁火交织，美色同智勇辉映，既缠绵又惊险，使人爱不忍释。作者自承：“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，人物更是想象的。”^① 故事编造的痕迹自不可免。

但毫无疑问它在艺术水准上超出了一般的间谍小说，同时又具有一时流行于大众的魔力，堪称是作者一部“舞笔上阵”的力作。

徐许一九四九年以《扫荡报》特派员名义赴美国。旅美期间，写作《旧神》、《春》等小说。

属于前期创作的还有一些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。作者早年在农村生活过，他对农村、对农民有非常深切的记忆，正如《旧地》中主人公所说：“这一角世界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的，最安详

① 徐许：《风萧萧·后记》。

的,最温暖的世界,我长大了以后,无论是求学做事,每当我疲倦烦恼的时候,我总是想到那温暖的一角。它好像同我母亲的怀抱一样,永远为我留着温暖的情怀与安慰。”重访旧地,当年枫木村的风光人物,各种生活细节,历历在目,作者娓娓道来,满怀深情,不假藻饰,宛然一首散文诗。而八年抗战,故土饱受日寇蹂躏,早已物换人非,抚今思昔,一片悲凉之感不由涌起。即使如此,“‘枫木村还是我最温暖最美丽的世界。’我坚信着。”促使他拨响田园曲的音弦的,正是以这样一种发自心底的深挚感情。

徐汧自己说:“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,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,我有时很兴奋,有时很消沉,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,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。我爱生活,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;我还爱梦想,在空幻的梦想中,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。在这两种激撞之时,我会感到空虚。”^①作品是作家灵魂最生动的映照,以上我们所略述的徐汧前期创作若干不同侧面,正呈现出在一个剧烈动荡的大时代中,他的心灵的不安、躁动与探求,尽管其间有某种反差和变数,而从总的方面看,他的前期创作比较奇拔与尖新,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代相呼应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徐汧一九五〇年赴香港,直至一九八〇年去世。三十年时间,他先后在珠海学院、新亚书院和浸礼会学院执教,也办过刊物,大都为时不久即停刊,而写作一直坚持未辍。

这一时期,其作品量很大,除了长篇小说《江湖行》、《时与光》、《盲恋》等外,还有许多中、短篇小说。与前期相比,虽仍有浪漫情思,有写作《鬼恋》的余韵,而大势却更趋于写实,其主要题材是婚恋、情爱,从中更多展现人生视景,沉潜一定的社会内容。

他的一部长篇小说《江湖行》,长达近六十万字,有人称为“野心作”。这部作品虽以主人公周也壮(野壮子)的生活经历,尤其是

① 徐汧:《一家·后记》。

与几个女性的爱情遭际为主要线索，却分明有摄入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之企图，其中上层人物与下层百姓的生活、都市生活与穷乡僻壤之地的生活交织在一起，加以又是战乱时世，人物的生活环境与氛围纷纭变幻，留下了较为真实的时代景象。

作品虽然人物众多，线条繁复、场面变换大，却很重视保持艺术的完整性。这与作者关于艺术反映人生的看法是一致的，在他看来，“综错复杂的人生像一件艺术品，一首诗、一曲交响乐一样有前后呼应、首尾调和、完整而对称的组织”，而“艺术的完整性正是生命的完整性”。

在其它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中，徐訏从不同角度揭示不同阶层人物的性格和命运，尽力展现“有叹息有低喟有笑有泪的人生”。风云变幻的时代中的各种婚恋，包含着更多的人生浮沉与悲欢。有些作品透过主人公婚恋的历史与变化，流露出令人低徊不已的历史沧桑感。如《离婚》就写一对抗战期间在穷困生活中相爱结合的年青夫妇，由于时局与环境的变动，感情与心理也无法安定，特别是男主人公孙叔寅由一个有上进心的青年堕入到“没有希望的一群”，女主人公也发生很大变化。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中，他们似乎都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。而在《劫贼》、《爸爸》一类作品中，作者对主人公沧落的命运就怀有更为沉重的惆怅心情。《劫贼》所写的是叙述者当年的同学，也是夺去自己心上人的情敌，因生计窘迫而沦为劫贼被擒，及至他见到当年的情人，看到她的形象早已为生活磨难扭曲，情状十分可悯，当年失恋的打击此时还在心头作祟，一时自己心情十分复杂。《爸爸》中的邓化遇更是一个从自己事业巅峰跌落的人物。在潦倒中，妻子移情另嫁，他只能偷偷到学校门口去看儿子。此类人生故事在生活中可谓俯拾皆是，徐訏常常在变化莫测的命运前感到迷惘。《选择》一篇甚至写因一次算命，出于现实的经济考虑，姐姐抛弃原先的情人而另嫁，结果，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反被命运捉弄，妹妹嫁了自己原先的情人，境况却很好，让人相信“婚姻

这事情完全是缘”，几乎无从选择。

婚姻、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一个重要构成部分。徐讦的婚姻、家庭题材小说除上述映现社会人生重大起伏的侧影式描绘外，也直接探入他所熟悉的阶层和人物家庭生活内部，对人物的灵魂、人物的性格命运作深入剖视，借以更透彻地反映人生与社会。我们在《初秋》中可以看到外表庄重的李先生如何受舞女史玲玲的诱惑，终于为自己和儿子晓光作出功德圆满的安排，瞒着儿子与他同做史玲玲的情夫。对如此荒唐之事，作者并未予以怒斥，而是以平和的口吻，一再声称“大家还是很幸福的”，内里暗伏讽刺之意。另一篇《太太》也以含蓄、委婉的笔法，暗示出一个人人都羡慕的“十全十美”的好太太，曾秘密计划与情人私奔，后又改变主意，继续维持“好太太”的面目，徐讦不惜揭开这些“好先生”、“好太太”的虚伪外衣、戳穿所谓“幸福家庭”的真相，从而暴露出现代社会家庭潜伏的严重危机。

然而，婚姻中两性相处毕竟不是可以长久相互欺瞒的，有些的庸俗、猥琐、卑屈、钻营，会令对方不能忍受，而导致婚姻破裂。《笑容》是一篇颇为特别的小说，其中写女主人公巧明就是因为不能忍受丈夫钱令真“得意时的笑容”而与他离婚。这种“得意的笑容”正是一个投机钻营的小人的灵魂的显现，两个灵魂的冲突决定他们的分离无可避免。《小人物的上进》正如题目所标示的，更直接描述了男主人公郭克强不惜利用妻子与上司却利相好、以谋求到欧美考察的机会，他妻子梁居美却先期“考察”出他的卑鄙与恶俗，毅然离开了他。小说写得非常紧凑，对话犹如舞台剧，潜台词丰富，令男主人公的灵魂顷刻曝光。

女性的婚嫁选择在商业社会中必然要受经济地位与物质利益的影响，这也常常是许多婚恋悲剧的根源。徐讦的众多小说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感情、心理状况从不同角度予以细致描绘。《女人与事》中的女主人公李晓丁决定离开她的情人，而嫁给一个大她很

多的洋人总经理，她不惧于宣布婚姻也是一种职业，其考虑非常现实，势利中透出冷酷。然而，现实肯定了她的选择。由于这一选择，不仅她本人命运陡然大变，还造成若干人地位的升迁。作者并不根据某个道德信条对李晓丁予以指责，而是表示一种透彻的理解，且在对此种世情的喟叹中投以微含讽意而无奈的一笑。《来高升路上的一个女人》中的阿香，拒绝了穷朋友的追求，认定要嫁就嫁个有钱人，在其主人的太太与情人私奔后她就嫁了主人。不过，她的地位改变了，并不忘施惠于穷朋友。徐汧同情并尊重女性这种出于现实考虑的选择，同情她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。世情如此，虽然令人有些无奈，而只要不掩人性的良善与光辉就好。他笔下常有一些风尘女子形象，不仅令人同情，甚至令人产生敬意，如“赌窟里的花魂”和《舞女》等。

徐汧深画浅描，从婚恋中透视人生，写实作风显然加强。而另一面，其浪漫情思仍未断绝，奇情、奇恋之作层出不穷。与前期《鬼恋》题名相近的《盲恋》，不仅艺术手法娴熟，而且内涵大为丰富，是部富有哲理性的力作。《痴心井》则是个写得非常凄切、悱恻、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。断墙残垣，废墟石井，痴情女子的传说，珊瑚心的象征意味，造成一种神秘氛围。岂知又一个痴情女子，重演昔日故事，直应了“新鬼旧梦”的说法，使人唏嘘不已。此类小说借助传说、景物等，造成意境，又与故事和人物命运相关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。

徐汧写小说，很重视小说的浓度与密度，追求将丰富的人生内容，凝缩于浓淡有致的笔墨与有限的篇幅之中，反对枝蔓掩拉，反对淡而冗长。他自己曾著文说：“不够浓度是淡而无味，不够密度是稀松无格，前者是冲淡了主题，后者是失去主题，许多枝枝节节的穿插，前后脱节，上下失调，郑重介绍了的人物，忽然失踪，相仿的场面多次出现。……浓度与密度是两件事情，本来浓度不够的小说只是淡而无味，尽量加穿插与噱头，于是也就失去了密度，所以浓

度不够的作品，往往也就失去了密度。”^①

徐讦对于小品与小说作颇为严格的划分，其中亦可看出他对小说的主张。他说：“在我的经验中，我觉得写这类小品同写小说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，而小品题材也决不是小说的题材，把小品的题材扩大为小说，当然也是不可能，但决不会是一篇成功的小说。小说的题材如果是人生的一个过程，那么小品的题材就只是生活中的一面剖面，以欣赏者立场来说，如果把小品当作小说来读，那也就全像以零食当作饭餐，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因此，我想到，也许这类小品与小说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。”^② 他的《传杯集》所收的一些小品，如《妻的化钱》、《马来亚的天气》、《打赌》等，在别人都可以列入小说，而他不然，他要求小说容纳的要求要比小品为广为深。“可以更多的表现人生，含蓄更丰富的人生意味。”^③，宁可把它们归入小品。

他自己显然是努力实践这种主张的。他的小说无论多长，都首尾相应，浑然一体，讲求完整、统一，在浓淡有致中追求浓度与密度。有的作品表现时代的重大变迁以及人物的命运变化，时空跨度大，在有限的篇幅中，他尽力扣紧人物的主要性格或主要线索，拒绝一切枝蔓，借以将巨大的历史沧桑感凝缩于每一笔触。

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，涵纳更深广的人生内容，徐讦的小说特别讲究构思，不少作品精致奇巧，出人意料，时有欧·亨利式的小说结尾，技巧上有出色的表现。

后期小说中虽有更多写实作品，然也并不一味平实，因循守旧，形式与技巧时见翻新出奇，引人入胜。

① 徐讦：《小说的浓度与密度》，见《传薪集》，台湾正中书局，一九六九年四月。

② 《传薪集·序》，台湾正中书局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《徐讦全集》第七集，第496页。

③ 《传薪集·序》，台湾正中书局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《徐讦全集》第七集，第496页。

文如其人。据徐汧友人回忆，徐汧为人谦和、温雅，不爱张扬自己，更不狷狂、放诞，常常是静静听别人讲话，说话时也是不疾不徐，语气平和。其作品中固有浪漫、神秘之作，而其文体风格大致是凝炼、沉郁、温朴。激越时不像无名氏那样奔放、宣泄；而凝炼处又不似张爱玲那般幽邃、繁丽；他自有一份幽默，却更不似钱钟书那样妙语如珠、机智、犀利。他讲述了那样多的人生故事，蕴含着许多情思，叹息和感喟，心头也有几许苍凉和苦涩，但他大抵更显含蓄、沉郁，更近“温柔敦厚”之旨。他虽以《鬼恋》、《风萧萧》等奇艳之作名世，而其正身还是一位关怀社会人生的颇为庄正、内秀的作家。

长时间来，徐汧在国内很少为人提起，主要是由于他已迁居境外的缘故。今天，我们应放出眼光，以更宽阔的胸襟，将这位已经谢世的作家，接纳到阅读、鉴赏和研究的范围中来。

目 录

旧 神.....	1
花 束	50
犹太的彗星	75
阿剌伯海的女神	94
吉卜赛的诱惑.....	118
荒谬的英法海峡.....	173
精神病患者的悲歌.....	256

旧神

“……她是一个中等以上身材的女子，穿一件深绿色丝质的旗袍，头发烫得非常匀整与妥帖，她一只手支在前面被告席的栏杆上，露着白皙而微显静筋脉管的手臂，手臂上是一只玲巧的手镯。头低着，我看不见她脸。于是我照例的问：

“‘你夫家姓什么？’

“‘白。’她抬起头来说了又低下去。

“‘你自己家里呢？’我习惯地问。

“‘王。’她又抬起头来，这一次我看到了她的面孔。是一个稍稍嫌瘦而苍白的脸，似乎没有敷粉，但嘴唇很红，庭中的灯光从上面下来，我未能辨出它是自然的红色还是口红的效果。

“‘你丈夫的职业呢？’我又习惯地问下去，但注意到她的头下垂时嘴角似笑非笑的微颤。

“‘是济民银行经理。’她又抬起头来，这一次我很注意到她的动作。是一双流动的眼睛先转上来，似乎有意要同我的视线相遇似的，自然而大方的盯住了我的眼睛。我避开了她的注视，改动一下坐着的姿势。惟恐遇见她的视线，第二次我问她的时候，我故意垂低了我的眼睛，这一次我看见了放在栏杆上的手，不算很瘦，但

手背上可已经露出蓝筋。指甲上涂着深红的蔻丹，但我也看到了她中指与食指间的黄色烟油。

“‘你是他的姨太太？’我问：‘跟他几年了？’

“‘两年零八个月。’

“‘你承认谋杀你的丈夫么？’我没有看她，问。

“‘我没有做过，自然我不承认。’她眼睛往上一转。

“‘那么。你知道他有什么仇人么？’

“‘我知道他做人很好，不会有什么仇人。’

“‘那么你以为他的死是……’我故意不说下去，这一次我勇敢地望着她的眼睛。

“‘我想他是自杀的。’

“‘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么？’

“‘我不知道。’

“‘难道她真是杀人犯？’我想着低下头，沉吟了一回，又抬起头来问：‘你什么时候发现你丈夫死的？’

“‘我回家的时候。’

“‘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？’

“‘夜里十点钟。’

“‘你去什么地方？’

“‘我到黄小姐地方。’

“‘黄小姐？她住在什么地方？’

“‘比贝路四百五十弄十九号。’

“‘那么你到早晨十点钟才回去？’

“‘是的，因为我们头一晚有一点争吵。’

“‘为什么事情争吵？’

“‘她支吾了一回，于是说：

“‘我们常常有一点小争吵。’

……”

刘推事对我讲到这里，忽然停止了。他把纸烟放在烟灰缸边，站起来，从一个茶几的下格，拿出一张画报。

“你看。”他说：“这就是她。”

我没有说什么，接过画报来看。一个稍稍嫌瘦，但比例很好的身材，配一个很美丽的脸庞，嘴角带一种不悦的笑容。眼梢很长，微微有点向上，倍增了她的风致。耳朵上戴着很大的耳环。站在那里很自然。

刘推事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就问：

“这是她什么时候的像片？”

“就是那天初审以后，她被交保出来，新闻记者们照的。”

“但是她一点没有不安的样子。”

“她的确很自然，就是在受审时候，也是一样。”

“我想她丈夫一定不是她谋害的。”

“但是事实上是她。”

“真的？那么一定她丈夫时常虐待她，她为了一时自卫而谋杀了她的丈夫。”

“但是并不是。”刘推事回到他的座位，开始说：“是预谋杀杀人犯。”

“啊，”我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可不要把人冤枉了。”

“我？”他一半认真地说：“我对这件案子特别小心。三个月时间，证人有十六个人之多，一切证据确实。而且她曾经使三个男子身败名裂，同四个男子同居而犯敲诈罪；同两个男子正式结婚而离婚，现在谋杀了这个丈夫。”

“有这么坏的女子！”我说：“你判她死刑了。”

“二十年徒刑。”他忽然低下头软弱地说。

刘推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子恨者，虽然他执法公平，但每逢女子对男子有什么敲诈、陷害一类之事，他总是用法律上最高的限度来判案子的。而在离婚或男女纷争的案子，他对男的总在法律以

内比较宽容。他的理论是一切毁坏男子事业，促进男子犯法，无论是贪污、聚赌、杀人、卷逃公款，都是直接间接有女子鼓励与促动的原素。所以这一次这样从轻发落，很使我奇怪。

二

说到刘推事恨女子心理的来源，我是完全知道的。这因为我认识刘推事很早很早。

大概二十年以前吧，那时候，我刚刚结婚，住在善钟路底，他还在一个大学法学院里读书，就已经同我很熟。那时他叫刘伯群，人也完全不同，很活泼潇洒，谈话很多，也很直爽，常常有笑，笑的时候很显得天真，他有很多女朋友，有时候也带到我家来，但的确都是朋友，没有特别的关系。有时候我同他开玩笑，他总是很认真的说：

“我不爱她，你可不要胡说。”于是接下去就是他的理论：“她们都很可爱，但都是朋友，朋友就是朋友。我一生没有爱过人，也没有一点浪漫不正之事。但一旦爱了一个人，我就要同她结婚。这样结婚才有意义，才是最理想美满的婚姻。”

“但是你爱人家，人家不爱你怎么办？”我的妻问他。

“不会的。我决不会爱一个不爱我的人。”

“但如果你不爱人家，人家爱你又怎么办呢？”妻又问：“比方说沈小姐吧……”

“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。”他认真的说，“让她知道了还以为我在胡说呢，这对她是一种侮辱。”

“侮辱？”我说：“这有什么侮辱？”

“自然。人家没有爱我，我在造谣，那可不是侮辱她。”他又说他的理论了：“我最讨厌许多男子许多女子都要夸说这个也爱他，那个也爱他。好像世界上只有他是男子，或者只有她是女子似的。”